



大魁四書集註

孟 六七

口仁12
1341
4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桮棬。屈木所為。若危。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

有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

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杞柳 桮棬 告子 性惡 之說也

夫音扶城音墻與平聲夫音扶○言如也此則天下之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流他端反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誠不

之可使過類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音高

藻

藻澆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

孟子曰水信

性即大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之謂性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

宜加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反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論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不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從得 空是 變處 勿反 得尺 鬼反

以所謂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木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外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一字疑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

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

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

用力於於仁而不求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一字疑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異。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而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義在。曰若魯秦人之多。無以異於若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若炙亦有外與。皆與嗜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國焉 補及 恭莫 廟友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真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敬。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季子。孟季子曰。敬叔父乎。敬第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在鄉人

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須之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斯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白則飲湯夏白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若自炎之意

皆反覆譬喻以曉當此使明行義之在內則知中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此干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也乃若發語辭情著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為善而不可為惡則性之本善可

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材音材。人音能也。

以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亦善。人亦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去聲。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

至少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

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

彛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耳自則有

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

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蓋以

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

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

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亦稟於氣。氣有清

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亦稟於氣。氣有清

當去 舌少自 悉井 反操 人九

濁。直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短之。則氣無清濁。皆可不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棄之入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也。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曰。此說亦字與。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木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木固有不善。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善性之本善。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

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

磽音 堯音 音即 覆數 救反 聲上

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莠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淖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扶。音年。耨音憂。磽音交。反。○。莠。大麥也。耨。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其性。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賢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履。雖

似天下之足同也

賢音履

味必適中然必必侈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大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昔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

獨音
 切泰
 音患
 處上
 聲

卯反○子都古之
 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太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長上
声下
同間
夫声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絕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取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繫而無草木也。

楷工
毒反

械下
戒反
長去
声見
形旬
反下
同

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
日晝之所為有楷亡之矣。楷之反覆，則其夜
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遠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心也。平日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少多也。楷，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

操七 刀反 下同 易去 言

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所以寢薄而不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山木長聲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曰夫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難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在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

省悉 井反

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日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味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知也或與惑同疑怪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白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猶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大學西書集註 孟子卷六

十

易去聲下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人，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不賢。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季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不為苟避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不為苟避也。如使入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入之

孟子卷六

十一

骨 泪音

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一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故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

率七 內反 巧音 介

嗣嚶呼故反蹴字六反。豆木器也。噉吐也。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路也。乞人。巧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繁也。言雖欲食之急而尤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易言衆人所共曉之也。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易去 声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一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博蹴之食。今力為此。三。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

心謂羞惡之心。此言羞惡之心。人所固

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寔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

於斯。○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之而各之。曰

入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入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

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

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

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遠於仁。而義在。其

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

令平 吉 省悉 井反

種上 醉音 舍上 吉 省悉 井反

大學四書集註

孟子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伸回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考其善不善者惟在反身。固當兼養然欲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聲。櫟音賈。楨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櫟也。楨。梓也。皆美材也。棘。小棘。非美材也。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久賤之

孟子卷之五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
 哉。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
 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
 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
 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
 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
 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
 者。而心為大。若能立之。則事無不思。而
 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
 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議孰是
 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心箴曰。茫茫與俯仰。無根人於其間。渺然
 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

間去 吉聲 乞逆 反幾 平聲

分去 聲

井去 聲

大魁四書集註 孟子卷六 十五

辭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按間抵隙。為厥心病。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者德義可尊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自然之貴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人之所貴者非

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謂人以其爵

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音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天聲○詩木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粱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声 并去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助也。猶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之急於為仁。終必並與其所為而亡之。○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荻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荻音蹄。稗音蒲。荻之莖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荻稗之熟。猶種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

声

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下以仁之難熟。而計其為他道之有成。○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樂。謂學射。○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準也。矩。方也。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合是。則無以教。弟子合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墨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平

復扶
又反

大雅四章日集註 孟子六卷

十七

岑鋤
深夕
銳音
音目

聲○件。國名。屋廬字。色與禮孰重。問也。復曰。名連。孟子第字也。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聲。去。屋廬字。不能對明日之鄰。以告孟子。孟子曰。於茲是也。何有。有。於。如。字。○。何。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於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以。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形。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

宣反
差楚

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與。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械。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紛。音。軫。摟。音。費。○。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分去 孟別 必列 反綜 子宋 反斷 丁亂 反

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事變不盡。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曰。然。曰。曹交

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

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曰。奚有於是。亦

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為鳥獲而已矣。夫以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勝平聲。○匹字。本作

木 教鳥音

記說。匹為鷩是也。鳥獲。古禮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人

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我。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

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並去聲。○行

夫音 扶

長上聲

分扶問反

見形旬反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曾文之問。淺陋
 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
 不循理。故孟子告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
 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業。見音現。○假館而後受
 焉。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
 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
 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
 不肖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
 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齊人。也。小弁。小

似奴音

為夫去聲

地蒲味反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
 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
 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闕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闕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洽也。越。蠻夷。曰。凱風。
 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行之發也。曰。凱風。
 何以不怨。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喘尺 免反 疏 同 平 長 聲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猶親而疏怨。○宋
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
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輕口莖反○宋姓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主說而罷之楚主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主我將有所遇焉。說

鉞音 刑說 去聲 強上 音括

稅○楚宋輕方欲見楚主恐其不悅則將見
秦主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楚攻
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略不捨疏云。曰軻
齊宣王時人以事楚之疑即此人也。曰軻
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
必利為名。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二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孟子居鄒

朝意 為去 聲儲 音諸

間去 聲

處上 聲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下同○趙子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自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問之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六經四書集註 卷之六 六

為相
去聲

享也。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
不享矣。以其不。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
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諸
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君守不得往
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
也。夫子在三鄉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
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
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
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相去
去聲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者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
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
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
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
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
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
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
天下為心。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
聖人之心哉。

相去

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字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見形

奚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相去

音蕃

西邑。辨。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孔子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急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與齊交。致。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膾。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文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矣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愚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無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豳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子適諸侯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

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

而伐之也樓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

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官木與春
秋傳
作讀

不軟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軟所治反糴音狄好
去聲○按春秋傳僖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性
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容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七

與平
聲

世祿而不世官必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
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糴鄰國
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
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会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
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
也君之過味辭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
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
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
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以
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子言就使慎子善戰

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曰吾明告子天

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比昔并吞小國而

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入以求之乎徒空也言不以殺君子之事君也

聲 井去

朝音

聲 井去

長上

西聲
好聲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於仁謂
於心在○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開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白

更聲
去聲
洛音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周人
十分而取其一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
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
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
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宮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此
五穀黍稷早熟故生之獲
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大聖四書集注 孟子卷之六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是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其因辭以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也。多則祭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貉而已。○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圭曰。當時。錯候。有小水。白圭為之。築堤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得行。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法聲。此三者。皆當世之疑。而歷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問曰。其為人也好善乎。好善。是乎。丑問。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夫苟

易去聲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所不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已之長而貴

於有以之善○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敬以有禮

朝五日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公

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厚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味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非與飛同

長上聲

大雅四書集註卷之六

其節受亦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使之任大事也若舜

以天下是也空窮也之絕也拂矣也言使之所

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聲處上 相去 萬反 取方 六反 強長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功指氣稟食色而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

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發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能警悟而通曉也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

也拂士輔弼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也樂音洛以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

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恒胡 登反 谷知 盈反 戔平 告上 反

也樂音洛 於憂患而死由於安樂矣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之。○孟子曰教亦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也。不以其人為

能感此退自屑者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

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

非教也。

省迷 并反

孟子卷之六終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

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窮理則

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本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存其心養其性

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長也。貳疑也。

聖平 聲上

量云 音扶

造七
下同

不貳者。知天之至。備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之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身存諸人而言。謂之人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謂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死毒。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備身。以俟。死而不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而不足。以爲智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致之而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受乎此。所以順。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覆音
榻音
音質
音音

好去
聲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盡其道而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孟子曰。死者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者。非正命也。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言不可求。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何求從吾所好。

分扶
周反

惡好
二字
並去
聲強
上吉
幾平
聲

行去
音後
扶又
反夫
惡夫
聲音
懈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
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諸樂音洛。誠實也。言反
惡惡。其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強勉。
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強勉也。推
而行求仁。莫近焉。已。以上聲。○強勉強也。推
仁矣。其有求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味
絕也。故當凡事勉強。持已及人。無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
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怨
則私不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
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
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
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

道而不知其。○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之。○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固。有羞惡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其大。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事皆人所深恥。而彼立且自
以為為得計。故無所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無
用其愧恥之心也。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
其不若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所耻。不能如何。程子曰。耻其不
能而為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說音
稅置
五高
許驕
三反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
君當臣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
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
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孟子謂宋句
踐日子好遊乎吾語子遊音鈞好語皆去
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也人知之亦覺覺人不知亦覺覺
得無欲曰何如斯可以覺覺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覺覺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
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
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

見音
現去
治去
聲

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
義見於行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
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
果如所
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見謂各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
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
善○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
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
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際無物欲之蔽

大聖四書集注 孟子七卷

伏音 逸去上 聲 勿反 離音 惟娛 音具

能感發以有為也。而自。○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附益音坎。○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生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殺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弗民之類是也。民不怨其不。○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然者反是。○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及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惡去 去去 上聲

嗣音 道去 聲 延音 反

之政。揚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道。于其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之也。何然之有。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之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大音扶。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時者。遂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在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而陶

誦反

聲去

之非入加霸者但小小神密其鐘痛而巳此○
 則王道之所以為大大而學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
 以仁厚之信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
 實而為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
 故其感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
 尤深也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
 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
 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造七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提
 也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親
 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薄
 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

大聖四書集注 孟子卷七

去聲 吉勝 正音 疾音 裳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李氏曰有不欲人皆謂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我制之則為所不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及是心則所謂擴充其善意之心者○孟子曰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安悅者也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為悅也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覆敷 救反 見形 甸反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社稷之務悅其君者

有天下民者達可行於天下人務於此而不忘也

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下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察於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不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孟子曰君子有張子曰必功覆斯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答悅廣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心惟其所存

○孟子曰君子有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音

孟子卷之七

音盤 音脣 音慧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必所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子

廣體勝其樂可知有息則饒矣得天下英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睿之亦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

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

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

焉施音洛下同地關民聚澤可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齊焉其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

雖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粹音粹見音見蓋焉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

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

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

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

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

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
順也。程子曰。辨。面。益。音。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言。而。前。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
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
有。所。加。○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益。反。前。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餘。見。

前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

雞。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也。使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音。

治也。疇。耕。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見形

用也。勝音升。教民節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慶反。水火民之所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觀水有術。必觀

其灑。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灑。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

不照。則知其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

精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所學之者

必以其至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

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雞鳴而

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也。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處正

見形
句反

孳與
致同
蹠音

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孟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未。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於人也。列子無其言。曰。伯成子高。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利天下為之。不愛也。○摩頂。摩手突其頂也。故。至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

略反

當去

下同

略

也。則勝於一。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為中。一家則應非也。而室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自然之中。不待安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二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中。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闔。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闔。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子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

已矣。○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害為心害，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群讀作譬，勅音刃，與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堯不如舜，舜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又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數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又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復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功烈如彼，其卑也。

見音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也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是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音 古下 賈音

之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也
 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士商賈皆有所事
 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
 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尚其志而已商賈之業則高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
 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
 未得入之官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
 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六經四書集註

避辟音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下以小康信其大節而遂以賢哉
 為天子皇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曰
 弟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私害公事陶雖執法而不可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之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皇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

處上聲

應問也桃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夫音扶惡平擊言皇陶之法有所傳受然非所敢取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也
 天下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之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
 以心者真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而無事矣
 處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揚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習性也各盡其則則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矣道終之忍反○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父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王欲使德行數月之喪也特又禮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字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線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難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我前所議乃謂夫莫之禁而不自不為者耶○此章言三年通喪六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下時兩化之者時兩及之也草木至而未能有化所少者兩盡之滋及此時而兩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

見形 旬反 易去 聲

孔子之於有已成德者有是財者財與材同此而教之者已成德如孔子之於由賜有是問者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竊也淑善也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子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以成小大以成其材小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弄

不為拙射變其教率為去聲教古候反率音律○教率變引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拘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孔子也發如如躍躍而出也因上文教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生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夫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躍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欺語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未聞以道殉乎人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惡六
音扶
銳音
預易
去音

者也。以道殉人。○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幼而問，挾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巳者，無所不巳；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也。所以厚者，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

其分
去聲
下同
差楚
宜反
下同

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節。程子曰：仁，推而已及人。如耆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順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彼細
音思
功蘭
葉乾
平声
音千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不
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斂，昌悅反。
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
詳也。放飯，大飯。流斂，長斂。不敬之大者也。齒，致
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
備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
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
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
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
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音亂
迷爛
音亂
復扶
反反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
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
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
之恩。自內及外。○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仁之禍。由疏遠親也。

大聖四書集注 卷之七 孟子 卷之七

但時 戰友 召善 即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禮典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征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答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巳。苟執於辭，則特或有害於義，不如此無書之愈也。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杵也。

商音 聲 長上 堅尹 初行音

見音 兩如 字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流血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也。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說，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在伍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此引湯之解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此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音貝 環 糗 音 糗 音 糗 音 糗 音 糗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
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夏反○民為暴君所虐○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曰梓匠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蓋

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斷
蓋如此○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

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袷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飯說文作粦鳥果反○飯食也糗乾

備也茹亦食也袷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
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孟子曰吾
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所為而感發也○今而後知者必真
日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非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也○齊宣
王之圍也○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正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非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也○齊宣
王之圍也○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正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非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

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圍也○齊宣
王之圍也○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孟

文正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孟子七卷

欽

去

以行
之行
去聲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
言之不不能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之定也言積之○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規○
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
於得失之小者友不覺其真之情之發見矣蓋
觀入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孟子曰不
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禮義則上下

處上

聘丑
井反

壻以
水惟
季二
反亦
為之
為去
聲

亂禮義所以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
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廢之者不以其道
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直
得立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
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謂得天下者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
兩君之尊又係於二君是故得乎立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更平 声下 同遺 音遺 為干 偽反 擇音 助寫 反音 聲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經諸侯。是民為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為人所。則當更立賢君。是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多音 見形 何反 重音 凡

重音 凡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為之道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為之道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復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曰。君子之。

訕所 曼反 俚音 廩

音蘭 殞音 音素 音玉

臣昔惡無。○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

音叙 問去 徒玩 不音 音樂 紀元 反反

昏使入昭昭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

不顧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而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要徑小路也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尚音

補古
字也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是言此何足知之也軌車軌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正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後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

行去
音竭
音隅
音觸
音出

分去
音

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之敢撻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王者笑之
執曰搏率為善士後能改行馮婦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外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死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天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者也皆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行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為而命於天者然世之以此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不至則不獲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一浩生不害問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物武 扮反 一作

德扶 又反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日浩生姓不何謂善何謂信不害也曰可欲之謂善惡其為入也可欲其善者必可謂善

人子有諸已之謂信惡息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矣

信人矣○張子曰志行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其善至於充滿而精實則充實而有光輝之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

加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

矣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私力之所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應去 声

復扶 又反

從已 容反

中去 声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

測非聖人之上也。又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犯

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

善人信人而色。顏子好學不倦。合行與智。其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

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意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

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

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

簡而近實。故其受正之漸

大。如歸斯受之者。憫其陷

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

之豚。豚也。豈。闌也。招。肩也。羈。其足也。言彼既

來歸。而又追。然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

恕。距之。嚴。故。以。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

知。此。道。之。可。反。以。知。仁。

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

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

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孟子

井去 声

古音 追 反音 絹

解六 声

好去 声 同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王者殃必及身身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括名也特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業前未成者蓋館人所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度與
為去
聲

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性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惻隱羞惡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踰俗本多作翁今從官本改正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踰。平聲。充。滿也。穿。穴。踰。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
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
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
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其。受。之。者。
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
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詰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詰。

便去 勿去 声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詰音黍。○。探取物之
類。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
亦。穿。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踰。之。心。以。達。於。此。而。
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
見。至。道。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
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
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
施博也。

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者，反之也。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之，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中，然非有意於中，而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味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

矣。此及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行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

此出於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

後，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魏魏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堂高數仞，椽題數尺

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堂高數仞，椽題數尺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榘楚危反般音盤。榘，榘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能無欲，雖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膾，肉也。炙，肉也。諱名，諱其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狂士。狂士，蓋何木也？在簡謂志大而器於事進取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音膾 音膾 音膾

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狂士。狂士，蓋何木也？在簡謂志大而器於事進取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好去聲

見形旬反下同

重平聲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環音

不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環作

猶有所以不為者知耻自好不少為不善之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

子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何以謂之狂也問曰其志喭喭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哲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持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環也是又其次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於道有志者能進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慈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愿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

惡去聲

慈古聲

痛絕之也萬章又引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蹢蹢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蹢其禹反闞音奄○蹢蹢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且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
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
此蹢蹢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茶自萬章曰
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也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
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訥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二云聲秀

孟子卷之五

間去

夫音 扶 惡為 並去 吉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蓋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仁不悛。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天經不正。故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矣。○尹氏曰。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尹氏曰。君子取夫在狷者。蓋以在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孟子曰。由堯舜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獨計 俾反 指去 識音 志焉 下之 焉於 慶反

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文王則聞而知之。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重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有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大學四書集註 孟子卷之七 三十四

復扶 又反 下同 夫音 扶下 同 題 音皓 潞音 潞願 音庚 治去 声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恆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聲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音傳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蓋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稱去 音 茂 音 質 音 声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習質焉莫知所之矣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離和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書林克勤齋
余明台梓行

孟子卷之七 終

大輿四書集註卷之五十五
五十五
養鱗滄海際風雲爛爍禹門成變化

一舉占鰲頭



推轂清朝依日月登庸魏闕慶明良

四書集註和訓近世其說惟多
矣予之授童蒙者也傳之於師
也中野道伴翁請鋟諸梓予也
所傳差訛而懼有違師說以故
辭而不許翁請之不已於是不
得固辭使人謄寫之應于其請

也世之觀者是處是之非處非
之幸也

寬永己丑季秋吉且散人如竹

書于武州江城

寬永九年壬申孟夏吉辰 重刊

